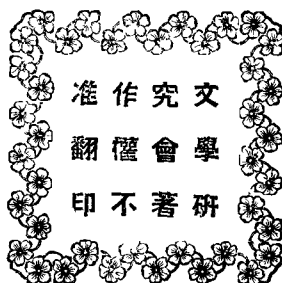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Violets and Jasmines
 By Yusu Ko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
 八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芝蘭與茉莉（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顧一樵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芝蘭與茉莉 後篇

(一)

清早趕回家去，深怕把祖母在睡夢中驚醒，反覺不安，我在車站等了好久，看看時光已過七點，方始押運行李回家。到家一敲門就開了。祖母呢，已經在佛堂唸佛了。祖母看見我迷迷笑著，因為一遍經還沒有唸完，我叫了祖母一聲，也不去擾她。等一遍經唸完了，慈愛的聲音問我：『明兒，怎麼這時候纔來呢？火車不是五點鐘就聽見過去了麼？』原來祖母早就聽見火車到了。她又說：『你信上不是說明天早晨到家麼，不過今早火車過去，我已醒了，我忽然覺得你就要來了。等了一個半鐘頭還不見你來，纔到佛堂來的。』我還是帶著孩子氣同祖母說：『回頭再唸佛吧，少唸了下次補也是一樣。』

祖母連忙問我餓不餓，我說在車上吃了白糖甜粥了。祖母笑著說：『白糖甜粥一定配你的胃口。』我笑著點點頭。祖母怕我一路辛苦，催我去睡，我却 unwilling 拋棄這初到家時最甜美的一

刻。

我向祖母一同吃早飯，家鄉風味，當然使我十分滿意。

祖母看見我又黑又瘦，她說我真成了北邊蠻子了。她問我學校裏飯菜怎樣，以及飲食起居種種瑣事。她說身體要緊不要省錢自苦，弄得瘦到這樣，眼睛凹裏都那樣深了，頰骨都高出來了。我就說平時並不那樣瘦，新近大考，加以火車上磨了兩夜，也許形容憔悴些。

午飯後就到姑母家去，路上遇到我渴想的芝妹了。芝妹正到一個外國女人那裏去讀英文，她這樣回答我短促的疑問了。等她說完，兩輛洋車已經離得很遠。我覺得她一定要問我幾時到家的，我就遙應了一聲『剛到家』。我們彼此都忘了吩咐洋車夫停車，所以洋車夫竟不讓我們多談了。

一直到了姑母家，姑母正忙著呢。我看見有染好的紅蛋，有裝就的喜糕，還有些紅綠色的核桃花生及許多零碎含有特別意味的點綴品。我悟心縱慢，也猜著幾分了。

原來妹妹還沒有出閣呢。我回家又趕著吃喜酒了。何等的「不幸啊」！這些事偏要在我眼前發生！我難道真怕看見這種事情發生麼？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這些話何嘗不是失意人自己安慰自己的話。然而這些確是妹妹安慰我的話。無可奈何之事，我們不當低頭愁眉去承受，我們應當像不怕死的好漢，唱著山歌仰著頭顱去受死刑。所以我又何必懼怕呢。事情要發生的總是要發生的。不能挽回的就永遠不能挽回了。

姑母正忙著張羅呢，約略談談，我也找不出話來講。我連問一問妹妹吉期的勇氣還是沒有。我起初還疑心妄想希望妹妹就回來可以相見暢敘。等了一會，漸漸覺得不敢見妹妹了。有什麼話可談呢？我們終於隔膜了，我們再也不能像小時候那樣隨便依戀著。她是她，我是我了。打散了的孤鴻，再也飛不到一起了。

越想越無所措手足了。心亂如麻，頭痛不堪；只得趁早告辭。臨出門的時候還深怕妹妹歸來觀面相逢。妹妹一定上完課就趕回來了，我這樣想。可是安知她不像我一樣沒有勇氣見我呢？唉！誰知道啊？

次日早晨我就同祖母談結婚問題。我陳說了許多早婚有害晚婚有益的理由。祖母仍舊堅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急得無法，只好把男女結合貴有愛情的一套話說了。祖母倒也很開通，就說：『那麼你同慧小姐就通通信見見面自然就認識了。好在慧小姐也在學堂裏的。』我也不接談這一層，只說年紀還小不妨從緩……

祖母聽見我以年幼爲辭，就說：

『你今年十九歲了，可也算不得小了。何家的少爺今年纔十七歲，十月初十也就要辦喜事
了。』

我不知道何家是什麼人家，聽得莫明其妙，不由得問一聲：『何家是那一家？』祖母詫異地說：『何家就是住在北門的那一家新親。……』芝兒的姑爺今年纔十七歲，你不知道麼？……』說到這裏，祖母似乎想起了什麼來。接著說：『不差，你還不知道呢。這是新近纔定見的。今天是廿七吧！這個月月小，廿八廿九就到初一了。初一送求允帖，男家就連吉期帖都那天送來。日子好像定的

是十月十日，好像是哩……」

我聽了實在莫明其妙。怎麼現在纔送帖呢？這門親事不是去年秋間就說的麼？那時候不是姑丈急着要定見，祖母還上觀音菴求了上上籤麼？怎麼事情延挨到現在呢？噯呀，去年說的不是姓彭麼？怎麼又改了何家呢？彭家不是什麼都好麼，菩薩不也說婚大吉麼？這可明白了！躊躇了一會，終究要開口問：『那麼彭家呢？』

祖母歎了一聲說：『說起來也話頭長。去年不是說的彭家麼？事情都快成了，可是彭家不知請了那一個瞎說瞎話的算命瞎子占了一占說什麼芝兒命硬，將來恐怕要尅夫。他們的寶貝心肝，自然差不得一點兒，連忙就把年庚帖子退回來了……』

我聽著不由自主地稱快。好闊的彭家啊！你們本來沒有福氣要我的芝妹！接著祖母又說：

『從那時候起做媒的絡繹不絕，然而總找不出雙方合適的。直到這個月初纔說的何家。現在纔算定見呢。姻緣要巧，這一次還算好……』

真巧啊！我禁不起聽這段可悲可泣的情節啊！『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我親愛的芝妹，幸而不爲彭家所奪，我竟還忍心讓我妹妹再爲人所劫麼！唉！該死該死！我既愛妹妹，而不知護妹妹，我既愛我自己而不知爲自己着想，我負了妹妹，我誤了自己！事原來可以如人意，而我使之不能，我之罪惡豈能磨滅於萬一！然而赴湯蹈火，又何足償過失於萬一呢！你還敢說：『事已如此，夫復何言！』麼？你就是因爲把夢幻泡影當作『事已如此』，錯過了千載一時的機會，弄到這步田地！一失足成千古恨！無情的我啊！不智的我啊！家書傳來我怎樣就抱着無謂的失望！我恨我不能防患於未然，預先厄心這種奇巧姻緣的發生！我恨我不能早澈底地愛我的妹妹！我恨我不能把虎口餘生的妹妹早就奉爲一生膜拜的對象！我恨我沒有勇氣把我所希望要實現的成爲有實現的可能！唉，我真負心啊！妹妹信中不明明說：『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麼？這明明是自恨恨我之意，我怎樣竟不覺察。原來事可以如人意，而使我親愛的妹妹失望者就是連信都看不懂的我。唉！傷心語一字一淚，我難道竟不覺得字裏有淚麼？

去秋離家我即以爲芝妹定爲彭家所奪，當時竟無絲毫勇氣，準備廝殺。到校之後，便以爲萬

事全休，遂致百念俱灰。懦夫啊，你怕聽你妹妹出閣的好音，你竟不敢於家書中一詢究竟！你也太信菩薩了吧！你真以為菩薩說婚大吉就一定成就麼？

唉！何顏再見我親愛的芝妹！

鋼刀啊！麻繩啊！門前的溪水啊！車路的鐵軌啊！那一樣不願意親近我呢？
懦夫啊！這樣就算了麼！

(二)

第二天的早晨，依然從夢裏醒來。

我堅決地同祖母說：『婚姻一定要有愛情，我同慧妹無愛情可言，婚事又從何說起？』
祖母從不會想到小孩子有十分反抗的舉動。她並不覺得這幾句話的分量。她祇說：

『事情總要早辦纔好，並且日子已經定好，不宜乎改變的。又況你今年十九歲，最好沒有，過了今年，就要到二十一歲纔大吉大利。你明年不是就畢業麼？今年還嫌早麼？明兒啊！一切的事你不用管，年假時候回來一趟就完了。』

我告訴祖母說我要出了洋回來纔結婚呢。我說沒有讀完書就結婚最不相宜。

祖母聽著似乎有出乎意外之驚訝。

『怎麼要出了洋回來呢？那樣夜長夢多又要幾時呢？你難道不想想我怎樣風燭之年朝不保暮的麼？』

祖母流淚說著，我也不禁淚珠滾滾。唉！年老的祖母，不知我何日可以圖報！五六年後祖母當更老得不堪了。萬一我離國之後，祖母有什麼病痛，更叫我怎樣呼天求地！我竟已在預想到將離祖國的一天。無情的太平洋，挈我東流，不知幾時纔送我還鄉呢？一年遠遊京華，已使祖母倚闥望眼欲穿！唉，不堪想啊！硬著心腸，拚將淚灑太平洋吧！

祖母却柔聲地撫摩著我說：

『明兒，就那樣辦吧！』

我也不忍再辯，只好暫時不提，容後從長計議。姑母不是最體恤我麼？我該在姑母家陳述我的意見，姑母也許會幫我解決這個難題。

六月初一就是送帖的吉期，祖母先坐轎子到姑母家去了。這種事情，老人家最喜歡不過。我只說要寫幾封給同學的信，到吃飯時候再去。

我有什麼感想呢？我該有怎樣的感想呢？懦夫啊！你不配靦顏在人世，就這樣算了麼！自私的我，却因為不貫徹無勇氣而陷到這種地步，夫復何言！可愛的芝妹啊！我本無福消受你做我終身的伴侶！何子勝我萬倍，則我當爲吾妹賀。自私的我幸而失敗，否則我固庸碌，從害吾妹，又豈相愛之夙願。好了，什麼都解決了，我只希望我親愛的芝妹將來得到生活的愉快，那我也心滿意足。我不讓我自己自私，我不能早有決心宣布終身奉仕吾妹的誠意，我只該如此。我希望妹妹還能容我時常表示我的愚誠，盡我微薄的縣力以報生平未償之願於萬一。

還有什麼懼怕呢？我將高高興興吃夠了喜糕，再多帶些紅蛋回來。我應該誠心祝賀我妹妹將來的幸福。還有什麼惆悵呢？要發生的事情，終於要發生的。只希望發生了以後，格外滿意，則事之不復盡如人意者，又何嘗非天之所以福吾妹。芝妹啊！不要耽憂！你一定會滿意的！你的前途無

限量，你能讓我祝賀麼？

胡思亂想了一陣，漸漸勇氣增加了，倒自恨爲什麼遲遲不行。

一切的繁文俗禮，我縱不覺得觸目傷心，也不足以引起我瞻望的興趣來。

妹妹却在書房裏依然讀她的書，有若無事。她正讀莎士比亞樂府 Romeo and Juliet 的故事。那時節正是 Juliet 倚窗夜語，毫不提防花果園中 Romeo 隔樓有耳。兩家原屬世仇，故 Juliet 對月私語，有『羅米阿啊！羅米阿啊！羅米阿你在那裏棄乃父，易乃姓，爲我之故；你若不然，而猶爲我所鍾愛，則我將不再爲你仇人之女。』妹妹正唸這一段呢！我還想接著領略吾妹複誦 Juliet 的情話蜜蜜，而妹妹已經覺察有人，趕忙回過頭來。我們的視線接觸在一起，她很自然地同我說：『好，明哥來得正好，我這一段正不懂呢！』她拉我坐到她的旁邊，我欣然問她讀到什麼地方，她說這一本剛讀完，現在又從新溫讀一遍。我忽然想到在校讀莎士比亞的戲，同學各人擔任一個角色的話，對語煞是有趣。我同妹妹說了，妹妹也高興得了不得。她說演戲很有意思，在北京時候她

學校裏演什麼夏夜夢 (Midsummer Night's Dream)，她那時可惜英文程度還不夠，不能參與。我說那麼我們隨便挑一個地方起始吧。我丟眼看到 Juliet 爲 Romeo 冒險越牆而耽憂，Romeo 的答話我就唸：

“Alack, there is more peril in your eye,
Than in twenty of their swords.
Do you but look kind upon me, lady,
And I am proof against their enmity.
Better my life should be ended by their hate,
Than that hated life should be prolonged,
To live without your love.”

（唉！你的眼睛比他們二十把尖刀利害得多。淑女啊！你但慈惠地看着我，他們的仇恨就不足以傷我。我甯可受他們的仇恨而終，不願可恨的生活，沒有你的愛而再延長。）

底下該是 Juliet 說話了。我眼望一望妹妹，妹妹也就照着唸：

“How came you into this place,
And by whose direction?”

(你怎樣會到這裏來，又是誰指使你來的呢？)

我只唸了半句！“Love directed me.” (愛情指使我的) 妹妹撲嗤笑出聲來，我停了望她，正像莎士樂府本末裏描寫的一樣，妹妹臉泛紅了，可是我僥倖得多，雙頰的紅暈，沒有被黑暗遮掩，我竟看見了。妹妹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的羞怯，她望著我說：『明哥，書上儘是些愛情的說話。』我們默默對坐了一會，我們覺得彼此沒有絲毫隔膜。至少我覺得現在我們都可以有格外純摯的愛情了。我們的愛情，並不因為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而減少。我們反而因為如此發生一種格外神聖格外純潔的愛。我們因為彼此的遭遇格外有同情心。我們精神上的了解，因為表面上的離散而益堅固。

我固不能據她爲己有，她亦不能要求我作她終身的伴侶。我們終於要分散的，我們不久要隔膜了。可是這一刻呢，我們分外密切分外關心。

難道彼此結婚以後，我不能保持一向從小到大純摯的愛麼？我不信我們會因婚姻而增隔膜。至少我這樣希望了。

飯後我就同姑母談晚婚問題，姑母倒是極表同情，稱讚我志氣好，但是她也想到祖母年高，未免爲難。她聽了我『男女結合，貴有愛情……』的話，點頭說：『論理也是這樣好！那麼好在我們是老親，慧小姐又在學堂裏的，你們不妨先通通信再說……』

我想好歹事情是這樣，不會再有大變化了。經姑母再三勸我，我也就答應同慧妹通信。然而愛情不是能勉強的，硬要發生，是多麼不自然啊！通信似乎很容易，可是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姑母還同我說：『慧小姐我們都看見了，相貌也好，人品也好，並且很用功讀書。明兒，我看是很好的，你也不要太嫌人家……』

姑母是不會騙我的，她總不致於像哄小孩那樣哄我。可是才貌雙全的美女子，我有沒有資格去匹配，倒是我所疑慮的。芝妹的命運全靠著幾個紅帖子送來送去。我呢，不也在強奪慧妹作我的伴侶麼？我固無福要芝妹，也未必配要慧妹啊！世界上的慘劇就這樣隨便發生的麼？也許都是這樣隨便發生的，那我更莫明其妙了。

臨走以前妹妹竟告訴我蘇州遇見慧妹的情形。我纔想起那書信來，信中的一字一淚，重新現到面前，含著一種新的意味。我趕忙在妹妹面前作重要的聲明。我震顫地說：『妹妹，今天的事，我今天纔曉得啊！我只當這是一年前的事啊！』

妹妹聽了，微微笑着看我。

告別的時候，她格外親切地送我。

(二)

慧妹同我不知幾時見過面的，我想不出她是什麼模樣兒。我腦經裏絲毫沒有她留下來的印象。我們一向不來往，叫我又怎樣寫信要求她愛我呢？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情，我是最恨不過的。兩位老人家好意要把我們倆撮合在一起。慧妹固然不曉得我，她也許因為不忍拂老人家的意，纔默默無言，心中正未必願意。她也許同我一樣，讓她寫信給我，不也像我寫信給她一樣的不自然麼？她不願意寫信，而我要求她，她即使因為名分上的關係勉強作答，那又有什麼意味呢？總之，強迫人家最是不對，尤其是違背神聖的愛的律例。

然而事情不得不那樣辦。我們彼此縱不滿意。早晚也一定得結合在一起。我想庸碌的我，當然已是三生有幸，無可怨尤，可是誤了人家，中心豈能自安。沒有法子，我只得勉強寫一封信去寒暄幾句，以爲彼此稍得了解的導線。現在的時勢，我們只好從不如意中求差強人意的而已。

幾次思量，幾番易稿，纔寫了以下的幾行。

*

*

*

*

「慧妹青睞：孩時一別，於茲十載，不獲相見，悵何如之！曩者太姨母欣慶古稀，明遠寄京華，恨未能登堂拜賀。家書頻傳，藉譜吾妹佳況；乃好音忽殞，欲以舊姻而新結朱陳之好。庸碌之才，豈敢遂膺乘龍之選，再三稟陳，想已獲辭，乃家祖母深感太姨母之盛意，不爲轉達，終至於今。然而中心慚悚，未嘗一日忘也。」

「明也不才，未能免俗，曾未嘗一通衷曲，悔恨曷極！但男女結合，貴有愛情，愛情之生，端賴相知。欲圖相知，則通信之舉，實屬刻不容緩。明爲前途利益計爲永久幸福計，不得不作此冒昧之舉，幸勿以輕薄見笑也。」

假內有暇，祈賜玉音。冒昧上書，諸希鑒宥千萬。敬布腹心，順頌時祉，
明遠手啓

寫完了信從頭至尾看了幾遍，總覺得這種信是很不自然的怪物。古往今來恐怕沒有過這樣的寫法。歐美自由戀愛最通行的地方，決找不出這樣的一封信書來。就是在現今中國，我也希望這是獨一無二的。但是，這可以算得是情書麼？神聖的愛，就這樣隨便遭踢麼？愛情豈是隨便能發生的，又豈是理智的一種作用！我因為別人要讓我們將來在一起，我覺得通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什麼『爲前途利益計，爲永久幸福計』，不是說得明明白白麼？這樣算是這封信的動機，較之於羅米窩 Romeo 說的『愛情指使我』怎樣哈哈！什麼情書！這纔是自騙自呢！

信上說了一大套『男女結合……』的話，我覺得最無謂了。『男女結合，貴有愛情，』好一個大前提啊！後來說『愛情之生，斷賴相知。欲圖相知……』結出通信之必要，多麼言之有理。然而有了愛而通信，斷乎沒有這樣說法的。我記得有一位詩人唱過：『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For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毋思告乃愛兮，愛其不能相告兮。）那麼明明白白地大聲疾呼說我